



扫描二维码下载“掌上宝鸡”，
查看更多精彩！

新丝路的文学重镇 大关中的人文担当

我给农民红学家画像

◎徐岳



徐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作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原《延河》杂志主编。

我给农民“红学家”祝喜堂画像，画的却不是他的头像，而是一幅硬笔画核桃树。这是为什么？让我从头说起。

我在岐山周公庙里画古树，闲了往下走二三里路，就是老朋友祝喜堂的家。

他一个人过着。说是农民，不养鸡鸭不种田，却“养”了几房子书，有一万多本。说是知识分子，城里无单位，月底无薪金。有朋友叫他“陶渊明”，我看似乎也差没大错，他只是没做过官。他的村子他的屋，就在

那些被宠溺惯了的猫儿狗儿确实任性可爱，但要说有以山中主人自居意味的，莫过于那些鸟儿了。

鸟儿们的觅食从不用偷偷摸摸、战战兢兢，它们总是大大方方，仿佛整个心里都觉得人是可以被信赖的。你看它们觅食，或在院子里跳荡的时候，从来都是人说人的、它跳它的，即使有人靠近，它们顶多望几望，又自顾自地玩起来。这里的鸟儿眼睛里有光如泉，它们是爱与人对视的，不慌不忙，歪着脑袋与你相望。

从没有见过哪里的鸟儿如此好歌如潮，从天微亮唱到星光出场。就算蔽入林中，它们的丰富腔调也会毫无遮拦地窜入你的世界，落在你的心上。在它们的感觉中，歌声是隆重且每天必须进行的仪式，与生命

月光下，铜锣一声声，由远及近。不是节庆，缘何有此声响？驱车靠近村庄，近了，看清楚了，是一个敲锣的人，走在月色下的村道上。每走几步，就敲一下。树影婆娑，洒在他的身上，连同他的身影一起覆盖，只剩下“天干物燥，小心火烛”的声音飘向深蓝色夜空。及至他的身边，才真实起来。看清了他的脸，是村民老王。银色月光里，他的眼睛一闪一闪。点上一支烟，聊了两句，才知道原来村民们轮流值班敲锣，是为了弄出声响驱赶野猪。老王说：“玉米熟了，野猪成群结队下山。要是得手，摧毁一块地，也就半个晚上的工夫。”对于这种劳作方式，还真是头回见，又新奇，又好笑。

告别老王，进村。即将拐弯上桥，“唰”的一声，一黑色庞然大物从车前蹿过，踢踏两声，没入路旁一浅水滩，不见了踪影。“野猪！”我们异口同声地叫道，旋即心下一惊。“唰”！又是一只。我的心扑通扑通跳起来。有人笑话：“在车上呢，怕什么。”我没吭气，心想，若是老虎、豹子，会怎的。

银色月光下，见过一只白鹤昂首站立桥头，幻若仙境。而今夜，明月高悬，却是几头野猪在活动。这满山的静谧，竟然也只是表象。不敢想象，四围青山里，大片的树丛下，藏着多少野猪，随时伺机出动，准备颠

《诗经》里所说的那个“卷阿”里，诗化的意境便是三面环山，“飘风自南”。故祝喜堂的思维就有点特别，在他的眼里，风是跑着的诗，山是卧着的诗，雨是液体的诗，石头是固体的诗，万物皆是诗也！苍天不负苦心人。15岁那年，在周公庙中学上二年级的祝喜堂竟于《陕西日报》“秦岭”副刊发表了她的处女作，一首诗《夕阳雨》。1964年5月间，他在学雷锋的热潮中，发表了他人生的第二首诗《雷锋之歌》。陕西人民广播电台广播时，其慷慨昂扬的语势激动了多少颗年轻的心。这两首诗在他就学的、已有十年校史的岐山周公庙初级中学，是一个破天荒的奇迹！那时，还有人叫他“小作家”呢！

在特殊的历史时期里，他因为出身问题，失去了工作和参军的机会。但他是个单儿，对文学的热爱有增无减。《红楼梦》里有几百首他喜欢的诗词，他又一心扑向了《红楼梦》。后来，《红楼梦》成了与他朝夕相伴的“文朋诗友”。他给他们说心思话，和他们在心灵深处对话。连前来找他谈话、搜查他图书的公安人员，都不理解这个年轻人为什么这么沉迷于《红楼梦》。

其实连他的父亲也不理解，只有母亲看到那个叫《红楼梦》的书，是儿子最好的，也是唯一的伴儿。她给喜堂爹说，你再不要“禁短”（方

言，数说、批评的意思）娃了，他看《红楼梦》就是和人说话哩。外头不如意，没人跟他说，回到家里又没人说，进了房子还没人说，这不把我娃憋死才怪呢！

《红楼梦》能和他说话。是啊，只有祝喜堂自己知道，他记录下了他和《红楼梦》的对话，有20多万字。他叫它“红学笔记”。

改革开放后，祝喜堂像一只被放飞的小鸟，一展翅就高飞到了新疆呼图壁，进了一家林场。他后来把在那里拼命地伐木活儿，幽默地称为“飞檐走壁”“龙争虎斗”。不过，他在那里用生命捞到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桶金。再后来，他把他的红学笔记从内部一出版，就引起了小轰动，竟有外省大学图书馆来他家购买收藏，这些大学包括湖南工学院、南京大学等，还有热心者登门约谈。他们感到他研究《红楼梦》和以往的教授不一样，他把书研究活了，书里的古人和现实的人能沟通，能心心相印。他不重复前人的观点，他只说他和他们相遇一起的私密话。《西安晚报》整版整版发表了她的红学笔记，如《一芹一脂》《芳卿》等总共七篇，《人民日报》转载了其中的《芳卿》。此后，中国作家网上又发了两篇他的红学笔记，约七八万字。还有湖南的《书屋》杂志、山西的《文坛春秋》也给他发了4篇红学笔记。有

乡村的鸟儿

◎孙小兰

等同，活一天就要唱一日。午后小憩山中，各式各样的音色、唱腔，会乘着幽静的风像登台演出的选手一样迈入你的耳中。它们可不讲什么先来后到，更不会唱一曲就停下，它们天生对自己的歌声有信心，活一世就摆一世擂台，各自亮嗓，只要歌声不息，这赛事就没完。到晚上唱累了，就相约回家歇着，明晨再来。

不知城里的鸟儿入夜要眠在哪里？在乡村，家家户户门前屋后的高树上都扛着一个硕大的鸟巢，它们把巢建在那里，狂风暴雨也未曾使其跌落。这是它们用尖尖的嘴巴

精挑细选来的枝条，混着它们的小小的唾液建起来的，要有一颗多顽强的心才能造出这风雨摧不垮的小宅呢？宿在自己造的窝里，日复一夜，它们毛茸茸的一家子挤成一团，月光流过它们，流过酣睡的村民，流过整个山村……

世间没有两片叶子相同，鸟儿亦如是，从歌声，到样貌，再到走过的路、掉落的位置，都是独一无二的。这使我非常认真地听鸟、看鸟、想鸟，仿佛它们的歌声不再单纯是为角逐、为欢乐，而更像是唱出了一部生活的史诗。这人间妙音们，从不

一年，他在天津《文学自由谈》上就有关《红楼梦》的两个问题，与著名作家韩石山商榷。这是他自己红学研究的自信。不久，该刊第4期就发起了关于“祝文”的讨论。作为农民红学家的祝喜堂，名声越来越大了，《自由谈》编辑部还把他请到天津去做客，大开了一个农民红学家的眼界，更给他的红学自信添了分。但《自由谈》编辑部不是“大观园”，祝喜堂更没做“刘姥姥”。

再回过头说那陈年往事。却说不真懂《红楼梦》的母亲，总觉得分家后的小儿子住着个独院院，空落落的，就给他空落落的院子栽了三棵核桃树，让它们伴他一起长大。树成天看着喜堂，就等于她成天看着儿子。我在周公庙画古树时，那三棵核桃树已果实累累，喜人眼目了。我去的回数多了，就想起大作家老舍先生北京四合院里有一棵柿子树，著名画家于非闇曾给画过一幅工笔画题名《老舍家的柿子》。我和喜堂虽不能和他们两个大人物相比，但向他们学习总是可以的吧。于是我就给画了一棵核桃树，也题名《祝喜堂家的核桃树》。我在心里想，这不单是一颗硕果累累的核桃树，也是硕果累累的祝喜堂啊！你说我这像画得怎么样？

（肖像作者 陈亮）

轻易向人展示死亡和脆弱。我最终见过一次，一只鸟儿不慎落入乡村小学高楼的玻璃缝中。对它来说，这是一个绝境，救活它要付出的代价会使人们放弃去救。焦心却无奈地看它扑扇着已近秃掉的翅膀，从挣扎到妥协，两三天弥留里，让温热一点点不情愿地从它的身子里褪去。它的四周凌乱着许多鸟毛，也有几具早已发干的鸟的身体。这是我见过的鸟的绝境，除此之外，鸟儿将死亡和伤心做得太隐蔽，它们是那么欢乐，它们是生活的强者，风雨中的英雄！

这些使人一见就忘忧的鸟儿，仿佛一直活着、一直飞着，不会老，更不会死。你见过它们被雨水打湿的样子，却没有见过一滴眼泪曾占据它们小小的眼眶……

吃，都要活呢！”

白天，村子里人虽然不算多，田地里也是热闹的。每块地里都有各种造型的稻草人负责看管庄稼。我常常惊讶于村人们的创造力。他们做草人就地取材，不拘形式，天马行空，极尽想象。有穿着绿在树下跳舞的女巫，有发型怪诞被一根竹棍支撑着的傀儡，有穿着破衣烂衫好像蹲在地里干活的老人。蒿草、树干、麦秸、塑料袋、废旧衣帽，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只要他们往地里一扑，别说野猪白天不敢下山，鸟儿也早已吓得逃之夭夭了。当然，吓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能不能逮着粮食，也看这些野物的造化了。山里的生灵多不多，看看这山有多深就知道。

在山村，人与这些生灵共食一片土地、共享一片天地。人们劳作于山间开垦土地，野物们寄存山间依存土地。为了生存，他们互相争斗，又互相维持平衡。在这里，山是主人，土地是主人，自然是主人。这种自然息，至简至朴，都返璞归真为简单透明的自然之道。

此时，万物生长。篱笆外，甜甜的野草莓在结果子，玉米抱着一个个胖娃娃。抬头，一只白鹭追着好斗的老鹰在空中盘旋，那嘎嘎的叫声凄厉又充满愤怒。不用猜，刚刚又发生了什么。

锻造蚂蚁的生活（外三首）

■肖雪涛

站在大厦顶层，握着风
用一千倍的放大镜
寻找那个黑点

找不到，它也是一个鲜活的生命。它挪动时那那不紧不慢的样子很活泼。虽然驮着数倍于自己的重量，埋藏着梦想，过着不妥协的生活。它的世界像土地一样宽阔。

我也是一只
奔跑在城市缝隙中的蚂蚁
我的世界是海洋
一浪磨一浪。日子充满波涛
有巅峰、有低谷
抡起四肢，锻造蚂蚁样的忙碌生活

人生旅途

火车吞噬了人的走向
一切在设计中奔忙
锻造黄昏。继续冲击目标与盲点
锤炼意志，无非是忍忍被摧残
跌落爱和爱有关的隐语
当天空确定放晴
正好抬腿赶路

我当然不会追究
风何时来，何时走
雨会不会陪伴。月亮
和星子是否同时高挂在
同一片天空。自然与宇宙
是人类生存的至友
花儿微笑，我的心情
总是在阳光里行走

一轮交接在隐形中

柳枝垂拂成为一种象征
临水，风轻轻梳理它
像梳理一位老妪的披发
老屋犹如年迈的母亲
眼睁睁地望着绿变黄
没有任何表演，陪伴着
流云渐渐渐远

匆匆赶来的凉，剥出我一段记忆
打理来不及梳妆的秋以及
残留的暗香浮动
那块被秋占领的天地
正在季节里进行
又一轮隐形交接
雪花在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跑来
秋，说了不算

明天站在她身后，不语

一只酒杯在倒立
她的手抬高，倾斜85度
渐渐地，有些颤抖，像血一样红
流进深不见底的对面
一个男人盯着摇晃的倩影

轻音乐飘在空间如飞天
光怪陆离的灯光像旋转的万花筒
拽得人晕头转向

爬过窗的风，吹乱了瀑布似的黑发
吹乱了她潦草的心
四年的学业完成了
他们的爱也分道扬镳

日子，总会向着明天奔跑
生活如滚滚东逝水
吞下那鲜红，门外又是黎明
太阳偷懒，月亮迟到
失去了昨天的笑脸
明天站在她身后，不语



当代诗坛

责任编辑：周勇军 美编：兰莹莹 校对：李斌
本版投稿邮箱：bjrbwzksq@163.com